

妥 协

◎安然

结婚时,她知道丈夫家是个大家庭,兄弟姐妹多,七姑八姨的就更多到她都认不清了。但却被他家那种温馨、紧密的家风感动着,这是她成长环境所缺少的。只是她从没想过,有一天,这亲情会让她窒息。

自从他们在大城市定居,夫家亲戚来玩的少(来玩最多不过三天),来看病的多。每逢有人生病必来这里看病,谁不知道大城市医疗资源好。理所当然地住到她家里,一住至少一周。本来除了父母外,她是不接受其他亲人住家里的,哪怕是兄弟姐妹,她也安排他们住酒店,因为住家里,大家都太不方便、太不自由了。

但是,有些人观念不一样,他们觉得住你家就是和你亲啊,你让我住酒店?不不,何必花那个冤枉钱,没地方睡?我可以睡你家沙发呀、地板呀,我们不讲究的,多方便啊。

第一次,是某亲戚的妹妹来这里看病化疗,亲戚跟过来照顾,不由分说地住进她家,说要在她家为妹妹每天做饭,化疗需要保证营养。于是,每天清晨五点多钟,那人就起床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做营养餐,自然也吵醒了她全家;晚上回来很晚,影响他们全家的作息。家里还有个要高考的娃,她暗暗觉得自己要疯。平时多买菜做好饭招待更是应该的,三五天下来,全家人都已非常疲乏;十天下来,因休息不好,她每天头昏昏沉沉的,工作小错不断,心力交瘁。

她与丈夫商量:以后,就让亲戚住医院附近的快捷连锁酒店或者那种随时可借宿的民宿,也很方便。

丈夫试过,可根本说不出来。

后来的几年,陆陆续续地,他姐眼睛开刀、他嫂子的妹夫肿瘤化疗等,都是陪护的人直接住在他们家里。家,成了他家亲戚的临时宾馆,还要管吃管喝。

她劝自己,人家生病也是没办法,就当行善积福吧。可是,她慢慢发现,头三天她还能说说笑笑,第四、第五天还能强撑笑容,到第六天已是极限,后面再忍,就是伤自己了。每天早晨起来、下班回家,家里都有“别人”。她就像一头困兽,无处可逃、无法安静,更无法做自己。

每次他们走后,她要忙着洗床单、被套,大搞卫生。她又想到丈夫兄弟姐妹年龄越来越大,他们背后的亲人又成几何倍数增长,以后来看病的越来越多,就瑟瑟发抖。丈夫也能理解她,说以后亲戚来了,她就出门旅游。可如果住一个月呢?她是不是要在外流浪了……

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,没想到有太多像她这样的,她似乎释然了许多,原来这是个无解的难题。婚姻的的确不是两个人的事,是两家人的事。

她的一个朋友也正有住在家里亲戚,朋友和她交流心得:“忍吧,活着不是忍这里就是忍那里。”

人生何处不妥协。

亲戚老卢

◎世勇

这几天,老卢一直在为儿子的婚姻发愁,半夜也常起来叹气:儿子这辈子好歹也得成个家啊。有天深夜,老卢还给我打来电话说睡不着,喊我去他家喝酒。

老卢的儿子都35岁了,还没结婚。老卢的儿子对娱乐女明星感兴趣,在他屋里墙上床头贴满了女明星的图片,平时一个人在家,经常怔怔地望着图片,也会自言自语。

老卢的儿子有智力缺陷,不是先天的。他7岁那年在乡村公路上玩耍,被一辆呼啸而过的货车撞成重伤,命是留下来了,脑子却坏了。老卢是32岁那年得儿子的,不料命运却是这样一个安排。老卢的妻子比他小12岁,几次哭着求他:“再生一个吧,你啥也不用管,全由我来带。”老卢死活不肯,一个人悄悄去做了节育手术。

老卢67岁了,秃顶,矮瘦。他52岁那年,老家的土地被征收,补偿的房子离他原来的家就几百米距离。他和老伴现在自己干点活,再加上社保金,每个月收入有7000多元,用老卢的话说,完全够吃够穿了。春节要到时,老卢还会主动买点年货,去看望一些贫困人家。

我和老卢的交往,是一次他硬

拖着我到他家喝酒开始的:“我炖了一只猪蹄膀。”

老卢的妻子从农村进城10多年,从不说人闲话。一天3次清理拖运垃圾后,就回家做饭。老卢说,我喜欢老婆做的饭,香得很,大饭店的饭菜都比不上。老卢的儿子从我进门时就拉住我的手,“嘿嘿嘿”笑个不停。喝酒时老卢说:“儿子,你也陪叔叔喝一杯。”老卢的儿子一口气喝干了一瓶啤酒,他站起身叉着腰说:“叔叔你不要喝了,帮我家节约钱,我酒量大。”有一年,一家企业举办啤酒节,老卢的儿子跑去参加喝啤酒赛,得了一个亚军,老卢为此乐了好久。

有天同老卢喝酒,他说起儿子那年出车祸以后,从医院出来,就没再去找司机赔偿了。我激动得跳了起来:“老卢,应该去找他啊,找他赔偿!”老卢一把拉住我:“司机家也穷,还同老婆离了婚,算了,这辈子我认命。”

有一次,老卢儿子把家里上千元钱拿走了,到外面流浪了好几天才回家,说是要去找一个媳妇回家,老卢两口子几乎找遍了全城的车站码头。尽管儿子现在这个样子,但仍是老夫妻的“一口气”。

而今,老卢一家生活开支后的全部积蓄都是为孩子攒着的,他们还为孩子买了养老保险。“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,我们死了儿子怎么办。”老卢眼泪汪汪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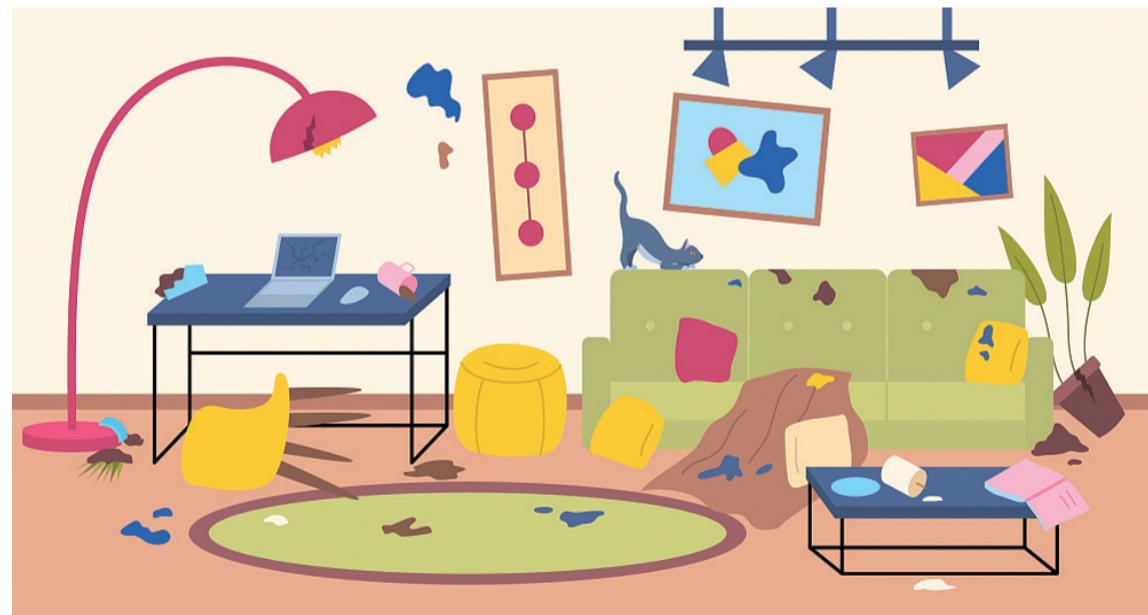
前年,我妈为老卢的儿子在我老家给他提了一门亲事,那女孩腿有些瘸,老卢给了她家一些彩礼钱。女孩在老卢家住了两个月就突然走了,从此再无消息。我气呼呼地拉着老卢去找女孩的父亲还钱,得知女孩的父亲已患了癌症住院,老卢蹲在那家人的墙角,轻声说:“算了,算了,就当我做了善事。”

老卢年纪大了,干力气活儿有点吃力,儿子在这方面似乎比较知事,常过来帮父亲的忙。儿子在前面拉,老卢在后面吭哧吭哧地推。有时,老卢也在后面默默流泪。

“走吧,去我家喝酒,又炖猪蹄膀了。”这是老卢见到我时的家常招呼。

老卢说,每个月,他家炖4次猪蹄膀,想吃肉时就吃肉,吃个饱,吃个够。每天一睁眼,能看到老婆儿子。“现在的日子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。”老卢吞下一口酒后说。

和老卢一家人交往久了,我在心理上已把他们当成了亲戚。



乱室之乐

◎马海霞

一个朋友邀请我和其他几个人去她家吃饭。

电梯升入七楼,朋友早就在门口等候了,她一边招呼着我们坐下一边说家里乱,大家都别笑话她。

她家是三室一厅的房子,每个房间都杂乱无章,堆着玩具和书。一位教心理学的老师感慨:“家里有小孩子,不能收拾得太干净,得给孩子一个随意的空间和氛围。”说到这里,她叹了一口气:“现在的孩子够可怜的了,家里是楼房、学校是楼房,整天就在这水泥的楼房里关着,接不着一点儿地气,哪像我们小时候,整天在田地里疯跑,那无拘无束才叫童年

啊!现在的孩子,能让他们活动的空间本来就不大,再把这个小小的空间收拾得一尘不染,然后告诉孩子这里不能动、那里不能摸,屋子是干净了,可无形之中也束缚了孩子的心灵。”

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这个话题时,朋友的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家了,在妈妈的示意下,一一和我们打招呼。然后,他连包都来不及放下,就从客厅的角落里拉出一个装满玩具的大包,打开后摊在客厅地板上摆弄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大概是玩够了,他又从卧室抱出一大堆衣服摆放在沙发上,学着小商小贩的语气大声喊了起来:“卖衣服喽,清仓大甩卖,谁来买?便

宜喽……”我们纷纷“光顾”,一通闹腾。

在朋友家吃的这顿饭,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随意。菜汤偶尔溅到地板上,也不像在别人家那么尴尬,扯过纸巾随便擦一下就扔到垃圾桶里。就这朋友还连连说不用管,一会儿等她来收拾。饭后,大家到她家那不太整齐的次卧,有躺下小憩的,有随意歪着聊天的,有不想说话就看书的……无拘无束。

后来,圈子里要是有谁张罗着在家里请客吃饭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:“别收拾房间,等客人走了再收拾。”

原来,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,不仅是孩子,就连我们这些大人也需要一个能够随心所欲、自由自在地放松自己心情的空间呀!